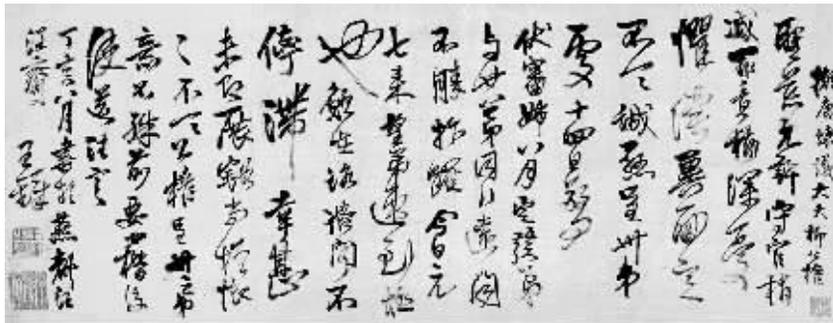


春拍有“陷阱” 举牌须谨慎

文物鉴定专家李路平撰文称苏富比春拍有不少问题作品,苏富比暂无回应

去年年底,世界著名拍卖公司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拍卖乾隆“八徵耄念之宝”时,江苏省文物鉴定专家李路平教授就曾指出,苏富比拍卖的乾隆“八徵耄念之宝”和田青玉玺是仿品,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。下个月,苏富比2010春季拍卖将开拍,北京、上海两站的拍卖预展已经举行。日前,李路平教授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称:“在上海看完苏富比2010春季拍卖书画作品预展后,我发现了不少问题作品,其中《董其昌自书诗卷》、董其昌行书《高士传》、《王铎草书临晋帖》、恽寿平《秋菊竹石图》这四幅明清书画有问题。”无独有偶,在李路平教授对苏富比春拍表示了异议之后,著名美术刊物《美术报》也对此次春拍的一幅齐白石所画的《虎》提出质疑。

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李谷



王铎《圣慈帖》真迹为2006嘉德秋拍成交作品



李路平:被隆重推出的四幅明清书画有问题



李路平教授

作为江苏省书画鉴定小组主任委员,李路平教授潜心研究书画作品已经有30余年,对于此次苏富比春拍的作品,李路平坦言“有些触目惊心”。

“作为一家世界闻名的拍卖行,苏富比近年来已经爆出了很多丑闻,比如去年苏富比把林风眠的《渔获》以1634万港元(约合人民币1440万元)拍出,然而不久,该作品便被指是伪作。而如今,我在上海参观完

苏富比春拍的书画预展后,又发现了不少问题,尤其是隆重推出的董其昌、王铎、恽寿平的四幅明清书画,在我看来全有问题。董其昌、王铎、恽寿平均为明末清初开宗立派的书画巨擘。此次展出的作品遍藏三百多年却出现没一处收藏印记或题识等‘硬伤’,不合常理。我会一一例证四幅作品的问题之处,也欢迎苏富比专家对我的辨伪提出驳议。”

注:以下楷体文字为李路平撰写

作品一:《董其昌自书诗卷》

此幅手卷为董其昌自书诗卷,其一,《送翟稼轩应召》诗,翟稼轩即翟式耜,常熟人,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进士,为明末忠烈之臣。1617年冬,翟稼轩应召赴京谒选,董其昌作此诗相送:■日丽大明宫,



时选才贤应诏同, 危局旧标循吏诗, 凤毛狗美谢家风……(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一七一,606页,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)。诗中“凤毛”典出《世说》,用于褒奖他人的才华与其父辈一样。翟稼轩祖父、父亲均为进士及第,祖父官至礼部左侍郎,父亲官至湖广提学使,翟稼轩与董其昌的学生辈如晚明四公子冒辟疆等均互为诗友,此时的诗友间也有诗送别唱和。其二《送李伯襄》诗,李伯襄即李孙宸,1613年进士。天启六年(1626年)任南京礼部右侍郎,摄礼、户两部尚书给事中。在1628年“清兵陷遵化,京师戒严,发誓以身殉国”,也为明末忠烈之臣。1632年2月,董其昌“应官詹宗伯之召,至清和德州道中遇粤东李伯襄,出示宋拓圣教序……”(《容台集》)《送李伯襄》诗应作于此。《送翟稼轩应召》诗,首句应为“■日丽大明宫”,预展作品却误写“■日丽大明宫”,白天变成晚上,阴阳颠倒,苏富比拍卖图录更释成“■日丽大明宫”,语句不通。预展作品还还原诗题《送翟稼轩赴召北上》为《送翟稼轩应召》,鉴定者江兆申先生在题跋中以“■日”二字来推断董其昌创作此作品的年度为崇祯元年(1628年)董其昌74岁作,而该作并无“■日”一词。“■日”意即禁官之门,泛指宦宦之途,并非指翟稼轩调任某职,江兆申更是掉书袋地穿“董”附会了,何况1628年董其昌还没有与李伯襄见面赠诗。从预展作品董其昌款字(“昌”字1617年后上下大小)分析判断,应为1617年左右董字风格,显然预展作品是由原作临摹的,而落款处盖“宗伯学士”印也露了破绽,因董其昌1623年后任礼部右侍郎(三品)后才能用“宗伯学士”印。即便为1632年送李伯襄所书也不能盖“宗伯学士”印,董其昌1625年已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(二品),应盖“大南京印”。况

作品二:董其昌行书《高士传》

江兆申在鉴定后跋中定为董其昌秀才时书,也就是说此幅《高士传》创作于万历十七年(1589年)董其昌35岁中进士前。而江兆申在此幅手卷引首又题“……至下半幅则笔王神物,如游骑突阵,利剑争锋,虽暮年合作……”同为1984年鉴识,前题暮年,后跋秀才,自相矛盾。我分



析:此手卷为仿董其昌六十岁左右的风格,开笔“南郡庞士元”几字与董氏代表作《大唐中兴颂》字形用笔相仿,其作者写到七八行已无意仿效,逐渐放纵狂写,因此纵度度写五字太松,六字太塞,只好拉大字距,行距来填充,草书的变形因夸张过度尽显狂怪。对草法的不熟而出现多处错字,如“钟”误为“锤”,“响”误为“响”。结字臃造,通篇俗气已跟董其昌自谓的“于率意中得秀色”形成天壤之别,其用笔、用墨、结字谈不上有董字风格,三方印章全为伪刻,在书尾竟画蛇添足地写上比董其昌款还大的字“华亭李某某”,历代藏家是禁忌在原作品上题字的(乾隆皇帝除外)。此幅手卷系伪作无疑。

作品三:王铎《王铎草书临晋帖》

这幅作品内容为王铎所临书法史上百代楷模的唐代柳公权《圣慈帖》。而非江兆申题签:明王铎草书临晋帖。王铎与董其昌同属千年书法史上“十大书家”之一。王铎师承与董其昌相近,但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。王铎更是擅长“独标气骨”。他力学柳公权,生前多次临写过《圣慈帖》,并将所临范本刻进了《拟山园帖》。而预展作品全无王铎笔力凌厉、苍郁雄物的风格特征。因是照猫画虎,作者笔力不逮,线条浮滑,起笔顿挫迟滞。如第一行最后几字竟像“面条”一样浮烂。通幅错字如:慈、惧、言、即事、定、跃,还将原作中“不一”错写成“不天”,“惊”字错成“即事”,“廿八

弟”错成“八弟”,结字怪异、张牙舞爪、全无法度,原帖还有三十五字也漏写不临,造成文句不通有头无尾。待细审后竟发现多字为双钩填墨而成,难怪墨色死板,整幅续由多块拼凑而成,“王铎”款字也写错了,两方印章为伪刻。伪作无疑。

作品四:恽寿平《秋菊竹石图》

此幅为仿恽寿平常见题材,题款“南田草衣寿平摹北宋徐崇嗣没骨法”,这是恽寿平题画的套路。恽寿平在阐发徐崇嗣“没骨法”基础上糅合五代黄筌的“勾勒填彩法”及南唐徐熙“落墨法”从而形成了“没骨花卉”的“恽派”,影响甚大,久而不衰。其画风柔美秀雅,清新明丽,形似神备,生机盎然。此幅《秋菊竹石图》整体画面布局拘谨局促,傲霜的菊花没色浮艳呈脂粉俗态,花朵花叶堆砌毫无舒展变化的相互映衬,湖石的勾勒用笔僵拙、花叶的勾勒用笔纤巧,过于追求奇艳华靡而乏秀润。恽寿平的书法劲健而流畅,朴实中具清秀,似婉约实笔力开阖与其绘画堪称双璧。而此幅题款字形僵硬造作,下笔轻描淡写,全然无恽寿平用笔坚挺的特质。整幅画面匠气十足,三方印章全为伪刻。当属伪作无疑。



李路平所指的问题作品照片均为苏富比2010春拍中国书画图录影印照片
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》无独有偶

开“拍卖打假”专栏 《美术报》质疑苏富比春拍虎作

针对此次苏富比春拍,不少专家对所拍书画产生了异议,而3月20日国内著名美术刊物《美术报》也对此次春拍的一幅齐白石所画的《虎》提出质疑,并以“拍卖打假”为专栏,邀请书画鉴定专家牟建平、黄鼎甄别。《美术报》报道:“即将在4月6日举行的香港苏富比‘中国书画春季拍卖会’上,其中就有一张名家的虎作上拍……本报特意邀请了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为这张《虎》作把脉,结果他们认为此画不可靠。”

牟建平(艺术评论人):香港苏富比上拍的这件齐白石《虎》,我感觉整体上气息明显不对,画面充满一股躁气,很浊很脏,与白石老人的真迹有不小距离。首先,题材上《虎》就很偏,齐白石极少画虎,一辈子没画过几幅,上世纪20年代虽画过类似的虎,但现藏北京故宫。我见过的市场上的齐白石虎作基本是假的。其二,拍品书法很呆板僵硬,描摹痕迹明显。“啸天将军仁弟正,庚寅十一月小兄璜九十。”字写得过平过紧,同一年画的《鹤》(中国美术馆藏)等的题款书法,则气力弥漫,一气呵成,一对比真



《美术报》针对齐白石虎画开了“拍卖打假”专栏

伪一目了然。其三,画的线条太软太弱,毫无笔墨功力可言。尤其是虎纹,用笔柔弱琐碎拖沓,简直就像一堆面条瘫在纸上,最显败笔;虎尾也很不自然,格外生硬;虎爪尤其差,画得跟“稻香村”的点心似的。其四,虎的造型也问题不小。北京故宫藏的那幅《虎》,虽也是大写意处理,但造型还是比较严谨的。这件拍品虎太臃肿了,虎的屁股过于肥大,造型太草率了。其五,齐白石一生大多习惯画竖幅,横幅的画很少,因画面不好处理,这幅《虎》恰恰是横幅的,我觉得疑点很大。齐白石晚年虽然眼力、腕力都差了一些,但90岁画的一些画还是相当出彩的,绝不会像这件《虎》如此不堪入目。我觉得这件拍品应该是照齐白石早期虎作仿的,当然添加了许多个人的杜撰,是一个“四不像”怪胎。

黄鼎(浙大人文学院教授):辨别齐白石作品的真伪,最关键处就是看笔墨与造型及题款。具体说就是在其自由度相对较高的看似随意的笔墨之中,画与字笔墨在真率、饱满、醇厚与劲健的外观下质量“值”非常之高,并有自然与微妙的变化,且全画的气势或气韵总能融“汇”贯通,这些令造假者望尘莫及。而该件苏富比上拍的齐白石《虎》作,所见笔墨较稚嫩而松垮,少有法度,全画根本上就是笔无力、气不畅、形不美(地道),笔势(全部与每一局部或每一局部与局部之间)无呼应的状态,可以说其每处笔墨质量均不“达标”。比如画老虎身上的斑纹线条,它一看就不符合齐氏用笔的“写”,而是匠气十足的“涂”、“刷”或“描”。另外该画左边款字的结体与行笔有明显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征象,即字的外形、大小、差落均不正常与自然,字与字之间仿佛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感觉,这是任何一位书画家正常书写的字都不可能出现的状况。我个人认为此画是一件仿制水准不及五成的疑似伪作,必须做仔细推敲。

苏富比暂无回应

就李路平指出苏富比春拍预展的四幅作品有问题一事,记者昨天想采访苏富比拍卖行中国区的相关人士,但记者在拨通苏富比北京、上海代表处的电话后,两地的相关人士先是询问记者哪些作品有问题,而后回应:“具体的事宜还得问香港苏富比的相关人士,我们这里只负责接待与业务洽谈,不方便回应。”随后记者又拨打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电话,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苏富比春拍的作品真如李路平教授所说的不少都有问题吗?快报将继续关注此事。